

諸位同學：請掀開講義第三頁，請看第六段。

【憶念彼佛往修本行，菩提自在，法雷震吼，普門示現，種種莊嚴不可思議，普遍饒益咸令成熟。】

我們看這一段。這是說善財童子憶念毘盧遮那如來過去所修的『本行』，這兩個字我們要特別留意，決定不能夠疏忽。佛菩薩在此地為我們示現，就是教導我們，儒家教學也不離這一個原則，所謂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人人都懂得務本，社會才會祥和，才會繁榮興旺，人人都能過幸福美滿的生活。「本行」，也可以換句話說「本行（音航）」，意思大家就更容易懂了。我們生到這個世間來，總有一個專業，譬如我們在學校讀書，你會選定一個科系，這是你本學的，一定把這一個科系學好，我才可以去聽聽其他的學系，做為選修，做為助修。如果本修還沒有修得好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就沒有條件去參學其他的學科。學校畢業出來之後，我們踏進社會，一定選一個行業做為自己謀生的方法，同時也是為社會大眾工作服務的一個項目。佛教也是一個行業，至於如何選定行業，一定要符合自己的生活條件，要符合自己的興趣，也要符合自己的智慧能力。

早年，我這個行業實在說不是我自己選擇的，我自己對於佛學很有興趣，但是沒有確定這個行業，這個行業是章嘉大師替我選定的。以後我認真去想想，大師所說的很有道理，因為在這之前，我對於政治很有興趣，總是希望將來能從政。老師就問我：「你從政的目的何在？」我報告老師：「為人民服務，為眾生服務。」老師很慎重的告訴我，他說出家弘法利生這個行業，比從政更容易達到

你的目的。從政，假如有一個政策錯誤，受害的人很多；你從事這一個行業，傳播佛陀教育，教化眾生，這是有百利而無一害。我想了好幾天，很有道理，我就接受老師的教導，選擇這個行業。老師對我們是真實的愛護，把我們在人的這一生當中，我們的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，這裡頭的利弊、吉凶禍福、因因果果都分析給我們聽，讓我們自己思惟，用自己的智慧，來決定自己這一生應該做些什麼工作，對自己、對社會、對國家、對世界、對一切眾生都有利益，所以我們選擇這個為本行。

本行如果沒有修好，不能夠兼修其他法門，這是古大德慈悲垂訓，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。要到什麼時候，你的本行才算是修好，有這個條件可以能夠涉獵其他的行業？我們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看到，善財童子的老師是文殊菩薩，他什麼時候出師？古時候叫出師，現在人叫畢業，畢業之後就可以離開老師。《華嚴經》裡面給我們顯示的，他有能力辨別真妄，有能力辨別邪正，有能力辨別是非、善惡、利害，這個能力學到了，於是老師不留他，勸他出去參學，所以以後這個經文就是五十三參。這裡面的用意很深，我們讀《華嚴經》，多少人對善財童子羨慕，善財遇到真善知識，不僅是文殊菩薩，五十三位都是諸佛如來的化身，所以他一生圓滿菩提，肉身成無上道，這是一乘大教教導我們的。

文殊菩薩在哪裡？我們仔細去觀察、去思惟，真正有德行、有修持、有學問的，解行相應，這個善知識就是文殊菩薩。文殊菩薩、五十三位善知識到處都是，可惜我們這個肉眼被煩惱障、所知障蒙蔽，不認識善知識。我比大家幸運一點，就是我能夠認識善知識，早年初到台灣的時候，我認識方東美先生，依他為師，向他學習。那個時候生活環境非常艱苦，老師不辭辛勞慈悲的指教。當年我自己還有一份工作，要養活自己這個身體，不能不工作。利用公餘

的時間，想聽聽老師的課，那時候我知道方先生在台灣大學教哲學，我給他寫信，還寄了一篇文章給他看。一個星期之後，他給我一封回信，約我到他家裡頭去面談，我去見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對我的態度非常嚴肅，我們自己是有真誠的心向他老人家求教。談了之後，他告訴我，他說：你不必到學校去聽課，現在學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你要到學校去聽課，你會大失所望。他老人家說這幾句話，我在那裡就很難過，那是一盆涼水澆下來，沒指望了。大概過了有五分鐘，沈默了五分鐘，方先生話一轉，他說：「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小時課。」這是作夢也不敢想的，我跟方老師師生關係就這樣建立了。當時不知道，以後隔了多少年，我親近李炳南老居士那個時候，才曉得這叫師承；師承是接受一個老師的教誨，聽一個老師的指導。

方先生為什麼不讓我到學校裡聽課，他不是省事嗎？這是他對我的愛護，但是當時不知道。因為我是一張白紙，非常愛哲學。他問過我：「哲學的書你讀過什麼？」沒讀過。「有沒有聽過人講演這些？」沒聽過。這個條件就是他心目當中所希求的，為什麼？一張白紙，一絲毫污染都沒有，他所要選擇傳法的就是要這個條件。我如果到學校去聽課，一定接觸很多的老師，接觸很多的同學，很容易被污染，他用這個方法保護我永遠清淨，不受污染，對我愛護備至。這個面談，什麼條件被他選中？就是誠敬。印光大師在《文鈔》裡講：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。」我們對老師尊敬，對老師的教誨依教奉行，這個關係這樣建立了。每個星期兩小時課，對我來講非常受用。他給我講了一個哲學概論，從西方哲學講起，然後再講到中國的哲學，儒家、道家、諸子的哲學，最後一個大單元講印度哲學；印度到最後，講到佛經哲學，他給我下了一個結論：「佛經哲學是古今中外所有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

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」這大大的出乎我的意外，因為在我年輕的時候，我最輕視的是佛教，因為在學校念書的時候，課本裡面都念到佛教是迷信，所以我接觸宗教，我喜歡基督教、喜歡天主教、喜歡伊斯蘭教。特別是在中國內地，從來沒有聽到過佛教有講經的，沒聽說過，只知道和尚給死人念經的，造成我們一個很深的成見，對佛教是格外排斥。基督教、天主教有牧師、神父講道，去聽聽它還有點道理，伊斯蘭教的阿訇也講道，尤其是《古蘭經》裡面講的五功，確實打動我的念頭，與中國的倫理文化非常接近，不知道佛教裡頭有這麼好的東西。

方先生介紹之後，我這個觀念被他一句話改過來了，去訪問佛教的寺廟。在臺北最著名的寺廟是善導寺，跟善導寺裡面那些法師、裡面的住眾結了很好的緣，善導寺那個時候有個圖書館，裡面的藏經我都可以借出來看。好的經典那個時候買不到，手抄，我還抄了不少部佛經。所以是方先生接引我入佛門的。我入佛門機會非常殊勝，大概一個月，有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章嘉大師，這個人是清朝時代的一位親王，他跟大師的關係很深，引見我親近章嘉大師。在前三年，我看經有疑難的問題，都向他老人家請教。他老人家非常慈悲，也是一個星期給我兩個小時，每個星期都要去跟他見面，我佛學的根本是他給我奠定的，影響我一生，我的路、方向都是遵循他老人家指導的。三年之後，他老人家往生了。我是經過朱鏡宙老居士的介紹認識李老師，以後跟他十年，在李老師會下，他老人家鼓勵我走上講臺，一生從事於教學弘法的工作。十年後我離開李老師，標準就是有能力辨別真妄、邪正、是非，這個老師叫你出去，你可以參學了。

為什麼一定叫你出去參學？在老師會下成就的是根本智，出去參學是成就後得智，智慧才圓滿。「根本智」是什麼？《般若經》

上所講的「般若無知」。無知是根本智，後得智是無所不知，所以無所不知的那個根本是無知，無知是真實智慧。「無知」好比一面鏡子，清淨，一絲毫塵垢都不染；「無所不知」是這個鏡子照外面的起用。先要修「用心如鏡」，練習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這是智。為什麼無知？因為你沒有起分別、沒有起執著、沒有妄想，樣樣清楚，無知。什麼叫「無所不知」？別人向你請教，提出問題來問你，對答如流，沒有一樣不知道。由此可知，無知是體，無所不知是作用、起用。世尊在金剛般若會上教導須菩提尊者，須菩提尊者離開僧團，代佛教化一方，世尊怎麼教誡他的？指導他一個原則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只要把這八個字做到，你教化眾生的能力、功德與世尊無二無別。以後我們知道中國禪宗六祖惠能大師，他是在《金剛經》開悟的，五祖忍和尚半夜給他講《金剛經》，大概講不到三分之一，他就豁然大悟，後面不要講了。「豁然大悟」是什麼？根本智現前。第二天忍和尚就叫他走路，不再留他了。

所以我們認定這個老師，老師即使學問差一點，最重要是德行，他所講的跟他所行的能不能相應？如果解跟行不相應，不是真善知識。假如他所講的講得不錯，確實遵循佛陀教誨，遵循祖師大德的註疏，他沒有講錯，也能夠契機，上契諸佛所說之理，下契眾生可度之機，但是他自己不能完全做到，這也算善知識，可以親近。隋唐時代，天台智者大師說得好：「能說不能行」，就是我剛才所講的，「國之師也」，他是一個好老師，他可以代佛菩薩教化眾生，我們應當親近。如果說「能說又能行」，大師說「國之寶也」。國寶不容易見到，那是真的要有大福報，可遇不可求。降一等求師就容易多了，有心求師容易，要求寶不容易。在我們佛法裡面講，這個老師修行證果的，這是寶，真的是三寶，最低限度他證須陀洹

果，他是聖人，他不是凡夫。須陀洹雖然還沒有離開六道輪迴，但是他決定不墮三惡道，這得到保證了，天上人間七次往來，他就超越六道輪迴，證阿羅漢果。這是聖者、善知識，可遇不可求，我們到哪兒去找？但是普通我們講有修有學的，這樣的善知識他雖然沒有證果，他的知見正，他不是沒有做，他也做，但是做得不夠圓滿。

譬如，我第一天跟章嘉大師見面，我向他老人家請教，我現在知道佛法好，我那個時候才學一個多月，我向他老人家請教，有什麼方法能教我很快的契入？我那個心很急，希望很快我就能入這個境界。我急他慢，都是教學的手法，我這一句話停了之後，他的眼睛看著我的眼睛，看了半個小時一句話不說，我等，等到半個小時之後，才說出一個字：「有」。這一個「有」說了之後又不說話，又沒有了；我注意力就提高了，專心來聽，這一次沒有那麼久，大概五、六分鐘，他老人家講得很慢，那個語氣非常重；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，他講沒有我這麼快，給我講六個字。我聽了這六個字，似懂非懂，好像是懂得了。我就很著急，從哪裡下手？這樣又過了大概十分鐘，給我說兩個字：「布施」。那一天我頭一次見面兩個小時，只說了幾句話。我離開，他老人家送我到門口，拍著我的肩膀告訴我：「今天我教你六個字，你好好的去做六年。」我就真聽話，真的依教奉行。

布施不容易！在從前很吝嗇，自己喜歡的東西，我喜歡的東西，說老實話，不但是不會給人，人家碰一下、摸一下我都難過，他把我東西損壞了。我最愛好的，沒有別的，書。我的書不會借給別人看的，看了怎麼？把我的書污染、搞髒了。我的東西乾乾淨淨，雖然我在書上也畫了東西，但是我畫的東西整整齊齊，我寫的字工工整整，看得很歡喜，我一看到零亂，那個書我就不要了。怎麼辦

？從這兒開始吧！別人來問我借，我就肯借給他，老師教我要布施，別人想要的時候，我也能夠送給他。真的做到第六年感應現前，第六年是什麼？出家的緣。我剛才講了，這個路子、行業是章嘉大師給我選定的，選了之後我就給他講，我說：「好，我走這條路子。」他老人家告訴我：「你不要去找法師剃度。」這個話奇怪了，我不找法師剃度，到哪兒出家？他又告訴我：「你找法師剃度，那個法師不給你剃度，你會不會生煩惱？」我想那真的是生煩惱。我說：「那怎麼辦？」求佛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求佛感應沒有現前，你自己有業障，懺除業障感應就現前。他說一生不要求人，求人難，煩惱多，求佛。所以有這個願，有這個願就是有求。我在剃度出家前兩個月就有感應，那個時候在台中，我跟一般蓮友，常常往來的好朋友，跟他們談，我說：「我出家的緣分可能成熟。」他說：「大概多久？」我說：「可能再半年。」沒有想到兩個月之後這個緣成熟，有預感，感應道交不可思議，這就是「本行」。

到台中跟李炳老學經教，李炳老教學的方法：一部經；一部經沒有學好，決定不可以學第二部經，他直截了當告訴你，你沒有這個能力。那個時候我們跟他學，一個星期上一次課，三個小時，對我來講非常適合。為什麼？一個星期把這三個小時完全消化了，你才有受用。在當時，我很感謝老師。我的能力，老師再講一次，就是一個星期六個小時，我能消化得了，但是學得比較辛苦，可以接受，六個小時以上消化不了。許許多多年輕人學東西，為什麼沒有心得？為什麼會退轉？為什麼學得沒有興趣？囫圇吞棗沒有消化，就跟吃東西一樣，沒有消化拼命吃，最後吃出病來了。佛學院裡頭教學，填鴨子方式都把那些人害了，所以以後我不教佛學院。為什麼？不參加害人的集團，沒有罪過。

我跟李炳老，這三個老師都等於是私塾教學、個別教學，李老師那邊學生雖然多，二十多個學生，還是採取個別指導，我們是受傳統老教育學的。我知道這個教學方法好，一直到今天，幾十年了，我都在讚歎。西方人那種教學方法，研究科技行，那個方法行。這是心性之學，這是定慧之學，那個方法不行，那個方法決定你得不到定，你開不了慧。東方古老傳統教學方法是教你開悟的，你要能開悟，先要得定。無知是定，無所不知是慧。不但佛法如此，儒家一樣也講這個道理，儒家傳統教學是悟性，著重在悟性。所以，這一套方法決不是某一個人發明的。我們現在明白了，是什麼？自然的法則。從深處講，與自性相應，從事相上來講，與天地自然的運行相應，春夏秋冬不能顛倒，一天從早到晚，總不能說從晚到早，不會顛倒的，自然的法則。大聖大賢他們發現了，他們看出來了，不是他自己發明創造，不是的。現在許許多多人誤會，以為是「孔子的教條」、「釋迦牟尼佛的教條」，錯了，不是教條，如果是他們的教條，他們自己的意思，這個道統如何能傳二千五百年以上？唯有自然法則是永恆的。地球圍繞太陽轉，轉一周三百六十五天，這是永恆的，絕對不是這些科學家的學說，不是他發現的，這是事實真相，佛家常講「諸法實相」。聖人所說的，確確實實沒有自己絲毫意思夾雜在裡面，都是諸法的真相，諸法實相就是我們今天講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如果我們對這個能夠理解、能夠肯定，我們就非常喜歡來學習，不是被人牽著鼻子走。他發明一套理論來教導我們，我們被他牽著鼻子走，這不是好漢。聖賢人的教誨跟世間一般人大大的不相同，我們要有能力把它認清。

本行的選擇也不是容易事情，老師指出我這條道路，佛門廣大！尤其我們還算是個知識分子，對於教理非常熱愛，對於淨土很難接受，排斥。章嘉大師沒有勸我專修淨土，章嘉大師非常著重戒律



，我那個時候看的書很多，經論看得很多，疑問向他老人家請教，他給我解答。他沒有為我選哪個宗派，沒有為我選哪個經典，只是在基礎上很重視，特別提醒我。因為我初學的時候，在概念當中認為佛教理論是最高的哲學，還是受方東美先生先入為主的觀念，戒律沒有把它看在眼裡。戒律是好，三千年前印度人那種生活方式，我們現在是三千年之後，三千年前那個生活方式我們還能用嗎？尤其是外國的、印度人的生活方式，能適合我們嗎？所以我比較著重戒律的精神，戒律裡頭那些方法條文，我有一個觀念，國家的憲法過幾年還要修訂一次，我們這個戒律三千年不修訂，這個講不通。這種成見多深！章嘉大師破我這個成見，那可費事，可不簡單，說話還得和顏愛語，為什麼？語重了，怕我跑掉下次不來了。你固然是好老師，很愛護我，可是別的法師我覺得也不錯，我可以跟別人學。如何把這個學生能夠抓住，又要聽話、又要尊重、又還不要跑掉，本事！這都是我們的學處。我們沒有他這套本領，看這個學生不錯，過幾天跑掉了，我們失敗了，我們沒有老師這一套攝受的功夫。到以後我們才知道，四攝法，他真的是活用了。

他老人家是密宗的上師、大德，在密宗上我獲得很多的常識。他非常坦白，教導我的，為我解答的，我們心服口服。譬如我們聽說活佛轉世，我就問他老人家，這轉世是真的嗎？可靠嗎？他說：「大概前面三世是肯定的，四世以後就很難講。」換句話說，他自己否定他自己轉世。但是後面給我們加了一個說明，靈童被選出來之後，選靈童當然看這個小孩的智慧，看這個小孩的福報，這個小孩選出來之後，受到最好的教育，在邊疆西藏一帶最好的喇嘛、最有學問、最有德行的人來教導他，這個機會到哪裡去找？他只要好好學的話，沒有不成就。對！很有道理。一般人親近一個好老師都很難，你被選中做為喇嘛，尤其是喇嘛當中的領袖，當代德高望重

的都來輔導你，都來幫助你，這個我們聽了很合理，聽了對他很尊敬。

他老人家也是著作等身，著作比太虛大師還要豐富，可惜到台灣之後沒有帶來，全部丟在大陸。他的著作多半都是用藏文寫的。所以跟我們講的合情合理，讓我們歡喜接受、歡喜親近，和藹可親，恩德確實超過父母。他對你關心、對你愛護，我們這才能得到他的承傳。戒律確實是根本，把這個觀念，三年的時間轉過來了，對這個重視，然後我才明白一個道理，世間這些憲法為什麼過幾年要修訂？人頭腦想的東西，它不是真理，所以常常要修訂；佛所講的這些戒律是真理，是合乎自然法則。自然法則不能修訂，不能說把冬天改成夏天，把春天改成秋天，這不可以的，所以它是超於凡聖的水平。全世界古今中外的這些法律，都是適合於某一個時期、某一個地區，換一個地區就不能用了，隔幾年它又不適用，它要常常修改，那是人為的，是你從妄想分別執著裡頭變現出來的，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我從這裡悟出來，然後我對戒律才尊重，才喜歡去看、涉獵。要不找到一個道理、理論做依據，要我接受一個東西，那真是比登天都難，我年輕的時候非常頑固。

章嘉大師圓寂之後，給我是很大的一個打擊。我想到他老人家教導我的，我就辭掉我的工作，想出家修行。朱鏡宙老居士介紹我認識懺雲法師，跟他老人家在埔里住茅篷。那個時候有懺雲法師、菩妙法師、達宗法師、朱鏡宙老居士、我，我們五個人山上住茅篷，在山上住了五個半月。懺雲法師教我看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我看了《文鈔》就不反對淨土了，但是還不能接受，知道淨土有道理，不反對了，不像從前反對，不反對了。他又叫我去念《彌陀經》，念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幽谿大師的《圓中鈔》，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，而且要我把他們的科判畫成表解。這個一做出來之後，心裡

頭無限的歡喜，才知道佛經之奧妙。科一分出來，作成大的表解，一目了然，看到這個文章的章法結構之美妙，裡面的義理之完美，歎為觀止！可是還不能夠接受。

離開埔里之後，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他正好在那裡建一個慈光圖書館。我說這個好，我可以到圖書館去工作，在裡面去看經教，聽他老人家講經，跟他學習。李老師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勸我修淨土，到最後說了一句很重的話，他說：「古來這些祖師大德，通宗通教，最後都修淨土，你也試一試！萬一這是錯誤的，那麼多人都上了當，我們上一次當也無所謂。」真正是苦口婆心，所以這樣我對於淨宗，他老人家是修淨土、講淨土的，才接受了。接受並沒有完全接受，完全接受是離開李老師之後，我在台北市講《華嚴經》，講《八十華嚴》，講《四十華嚴》，從《華嚴經》裡面真正肯定，我看到文殊、普賢，看到善財童子都歸心淨土，我這才恍然大悟，死心塌地專修這一門。我差不多走了十幾年的冤枉路，找到了本行。好，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